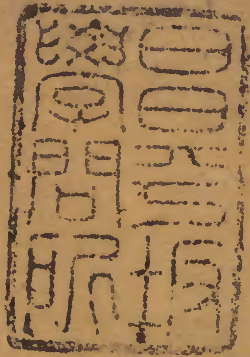


正法眼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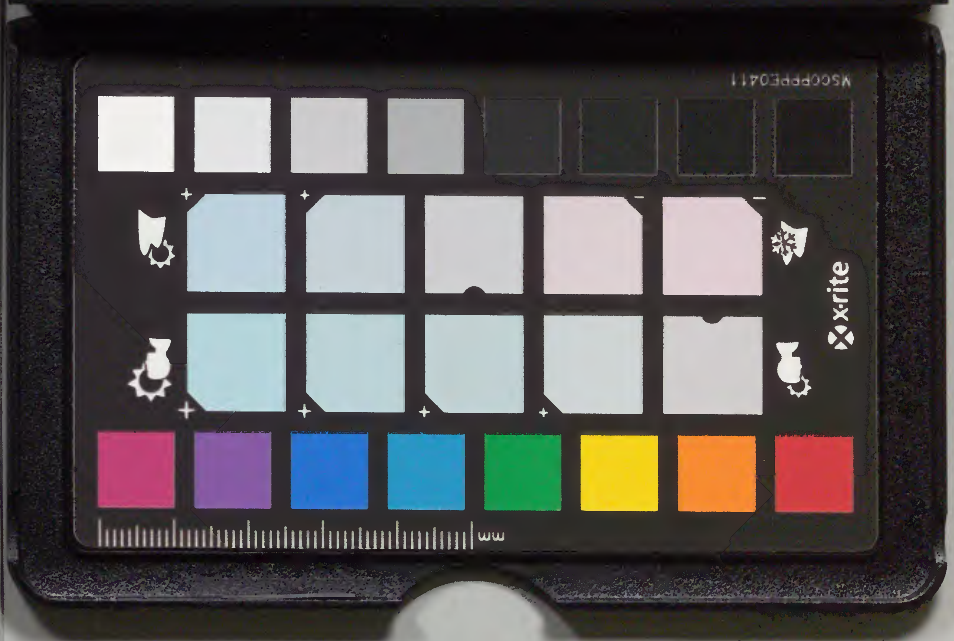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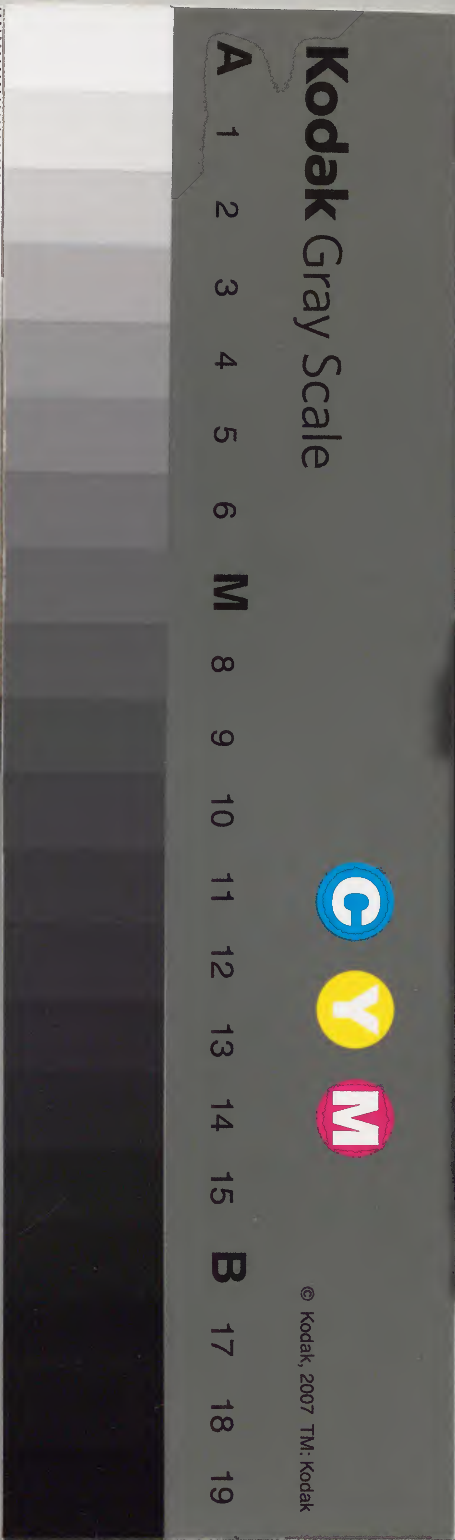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〇一九
函號	三七
架	一〇
冊	六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〇一九	三六
函號	架冊
三	一
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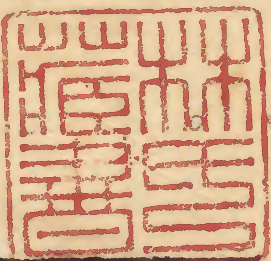
中之一

釋家九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9
冊數	6 ( 3 )
函號	311 29







正法眼藏卷中上

淺草文庫

達磨大師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  
 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  
 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  
 云何自心見量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  
 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  
 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  
 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  
 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々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  
 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為跳踉顛蹶悉不  
 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癡人凡

正法眼藏中



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問  
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已故不得道  
已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已故所  
以不知苦樂者由亡已故得至虛無已自尚亡更有  
何物而不亡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  
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  
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  
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即物不  
起見名爲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  
者任物不任已即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已不任物即  
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爲行

道即一切處無處即作處無作處無法即見佛若  
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  
脫若見憶想分別即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  
若見法界性即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  
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而常空故非有  
空而常用故非無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問答須教起倒全龍頭蛇尾自  
欺謾如王秉劔由王意似鏡當臺要絕觀開口早經  
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何啻前  
程作野干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踏著秤鎚硬似鐵  
云意旨如何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綠水即不問急



切一句作麼生道曰手過膝耳垂肩

廣慧璉和尚示衆云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恠強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遮裏即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欺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遮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卻毛衫做箇灑之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率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欺向他方世界舉未了璉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云未審作麼生會璉便打僧擬議

曰會麼僧云不會曰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即名爲報佛恩

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卧

真淨和尚示衆云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真蹤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復喝一喝云猶作送箇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遮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冤家况更有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檢點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



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箇大事須  
子細不可麤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  
別隱顯殊途唯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  
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潔毬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  
洗後此丈夫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飢  
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  
成就靈光獨耀烜赫殊分可謂蕩蕩乎落落乎張起  
濟岸帆撥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浪堆中出沒去  
來逍遙自在乃唱云從他謗任他非雨中蓑蓑笠蓑  
衣而今暫別海門月攜魚且向市鄧歸  
寶壽和尚有胡釘鉸來參壽問莫是胡釘鉸否胡云

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  
便打胡釘鉸不肯壽云已後有多口阿師爲汝點破  
去在後參趙州州云莫是胡釘鉸麼胡云不敢州云  
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州云且釘遮  
一縫胡遂舉寶壽行捧因緣州云我與麼道與他寶  
壽千里萬里

僧問水陸和尚如何是學人用心處曰用心即錯僧  
云不起一念時如何曰沒用處漢僧云此事如何保  
任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曰便與攔胸托一托  
金峯和尚示衆云金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  
後無老婆心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曰



問九峇九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安心  
日問九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黃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  
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云  
只如諸方匡徒頌衆又作麼生日不道無禪只是無  
師瀉山問仰山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瀉山云此實難辨

雲蓋安和尚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  
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安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  
也煞道只道得八成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得渠

妙喜曰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琅琊覺和尚示衆云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直饒  
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  
音梵音海潮音頌百丈野狐話云明鏡當臺鑒者稀  
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是只野狐  
兒頌清平大乘小乘話云山高日出早巖下青松老  
踏折杏花枝一任寒風掃頌風幡話云不是風兮不  
是幡多口闍梨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會特地千山  
隔萬山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祖師開揆子幽隱罕人知不是  
悟心者如何舉向伊乃喝一喝云是何言坎若一向  
恁麼達磨一門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



便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以維上下  
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效古  
開方便門去也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方便門開也  
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  
降魔藏和尚參北宗秀和尚秀問汝名降魔此無山  
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  
住不思議境界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石頭和尚示衆云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  
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  
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  
然圓滿九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

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僧  
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誰求解脫問  
僧從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曰見馬大師麼云見頭  
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遮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  
大師馬曰汝見椽柴大小云沒量大馬曰汝甚有力  
僧云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巖頭共雪峰欽山去參臨濟中路逢定上座頭乃問  
甚麼處來定云臨濟來曰和尚萬福定云和尚已遷  
化也曰某三人特去禮拜又值和尚遷化某等薄福  
不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定遂舉  
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



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  
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  
山云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便擒住云無  
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直  
得面青面黃語不得巖頭聖峯同勸云遮新戒觸忤  
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遮兩箇充漢剗殺遮屎  
牀鬼子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泥佛不渡水木佛不渡火金佛  
不渡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  
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

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  
主未信乾坤陷古人

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曰我說不得別有一  
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子瀉山  
聞云寂子用劔刃上事

妙喜曰瀉山真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  
已是漏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劔刃上事誤化學  
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  
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者  
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  
無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遮箇舌頭若識得遮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遮箇舌頭只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云

譚空和尚因有屋要開堂空勘云你有五障不得開堂屋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成佛現十八變你試變看屋云不是野狐精變箇甚麼空便打鎮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欲爲人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箇斷貫索作麼生會

三聖和尚在仰山會下有官人來看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仰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遮箇麼官人無語仰山令大衆下語惣皆不契三聖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令侍者去請下語聖云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仰又令侍者去問未審有甚麼事曰再犯不容與化和尚在三聖會下常言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後到大覺處請爲院主覺一日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竟又打具化來日在法堂上竟喚院主我直下疑著你遮兩喝化依前又喝竟便打



化又喝竟又打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底業次摠被  
師兄折倒了也告師兄與某一箇安樂法門竟云遮  
瞎驢來遮裏納敗關脫下衲衣痛打一頓

鏡清和尚示眾云有舟無楫亦不得有楫無舟亦不  
得舟楫俱備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有  
時云一人到亦不得一人不到亦不得二人俱到亦  
不得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此是妙中之妙拂盡  
青霄通霄不礙

揚歧和尚示眾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  
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摠在遮裏眾中有  
不受人謾底便道揚歧和藪糶麵然雖如是布袋裏

盛錐子

雲門一日云析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與我箇  
箇拈出來看自代云上中下

妙喜曰倚門傍戶弄精魂

四祖謂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阿沙妙德  
惣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  
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  
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  
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  
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



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惣是佛之妙用  
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亮座主叅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  
亮云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云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爭解誦得經亮抗聲云心旣講不得虛  
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  
塔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遮鈍  
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曰某甲所講經論  
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工夫冰消瓦  
解徑入西山更無蹤跡  
雲峯悅和尚示衆云語不離巢道焉能出蓋繹片雲

橫谷口迷卻幾人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遮裏憑何話會良久云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示衆云拂子  
吞却須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鬧市裏作麼生商  
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就祖求  
丈夫稟性本自天真動止合儀去來無着如魚在水  
任性浮沉似鳥飛空都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知音  
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像萬靈何處謝無私僧問教  
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惱菩提曰甘  
草甜黃連苦僧云却成兩箇去也曰你不妨會得好



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麼卻有千差萬別曰根深葉盛僧云未審還出得遮箇也無曰弄巧成拙問作止任滅教中四病後學之流如何趣向日巧匠運斤斧斫木不桴繩

龍華愚和尚示衆云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愚行脚時見五祖戒和尚戒問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愚曰无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愚亦喝戒拈棒愚拍手下去戒曰闍梨闍黎話在愚將坐具搭肩上更不顧便下去

南泉和尚示衆云然灯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

諸法虛假皆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充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覆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般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南院和尚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曰是僧便掀倒禪床



院曰你看遮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趁出

妙喜曰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龍山和尚問僧甚麼處來僧云充宿處來曰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曰恁麼即蠅子放却其僧禮拜山便打洞山价和尚迷路到山因參禮次山問此山無路閣梨向甚麼處來价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曰春秋不涉价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曰不知价云爲甚麼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却問如何是賓中主曰長年不出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天覆白雲云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

波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又問和尚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至如今沒消息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投子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花簇錦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探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九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揔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譎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特有僧問表裏不收時



如何曰汝擬向這裏採根那問大藏教中返有奇特  
事也無曰演出大藏教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箇漢在復醜眼直鼻藍囓面  
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鏡牛吼天地旋山  
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  
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着箇黃面瞿曇不惜眉  
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  
希有於是乎自家懍懍懼懼惶惶藏頭縮手召  
云大眾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  
晦堂和尚示衆擊繩床一下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  
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鷲

便合乘時止變困魚徒勞激浪

趙州和尚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要道纔  
語是生不語是滅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  
理僧問草是不生不滅麼曰這漢只認得箇死語問  
如何是丈六金身曰袖頭打領腋下剗襟僧云學人  
不會曰不會倩人裁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板齒生毛  
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云幾時成佛曰待虛  
空落地時云虛空幾時落地曰待栢樹子成佛時  
崔禪和尚在定州州衙內墜座拈起拄杖云出來也  
打不出來也打有僧出云崔禪擲崔禪擲下拄杖云  
久立太尉珍重



僧問克符道者如何是賓中賓曰倚門傍戶猶如醉  
出言吐氣不慚惶如何是賓中主曰口念弥陀雙拄  
杖目瞽瞳人不出頭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祖印當  
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如何是主中主曰橫按莫邪  
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云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  
却斬癡頑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具化和尚一日喚僧僧應諾曰到即不點又喚一僧  
僧云作麼曰點即不到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  
中間底僧禮拜化云大衆具化昨日去赴箇村齋回  
到半路逢着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南泉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

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  
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人揔不見得所以雲門  
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直饒  
你截斷九聖極盡有無也只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  
向上一竅在便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祚便打云  
我早是將一塊屎驀口抹了汝更來敲我手作麼僧  
擬議便趨下

清涼普明和尚示衆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  
然法尔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  
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体湛  
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爲映現重重無邊色



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畧暫回光背竟合塵妄為影事此之事意如王大路行之即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說若以舉唱宗乘只有一時散去好  
仰山問三聖汝名甚麼三聖云我名慧寂仰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

妙喜曰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

臨濟和尚示眾云道流佛法無用切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困來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揔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

間業皆為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惣不識法猶如觸草羊逢着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即不得名為真出家人正是凡俗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眾生未得名為真出家人只如今有箇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沈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即無佛魔佛與眾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



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  
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  
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見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聰  
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  
別境不能回換一刹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  
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  
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  
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爲你  
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  
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  
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見今更無

時節山僧說馳皆是一期藥病相治惣無實法若如  
是見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  
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  
獄業若是真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  
見解若達真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真正  
見解乞再指示日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  
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廬遮那世界處人皆現  
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  
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  
處遊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真皆是實  
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



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真正見解學  
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佗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  
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  
向表顯各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  
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  
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之地應是萬般施設  
用處只是無處所以覓着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  
道流你莫認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  
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糞過時  
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樂虛生浪死光陰可惜  
念念無常處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

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  
境免被境緣擺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一  
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  
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  
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  
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  
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  
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  
若憎九愛聖被聖九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  
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只  
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不礙此箇是活文殊你



一念心無差別光處。揔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  
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即一時顯  
隱即一時隱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雲門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  
法裏一乘法外自代云入

妙喜曰特地一場愁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  
生前隨緣趣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  
生說箇隨緣趣感底道理只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  
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着一毫頭便且喚  
作隨緣趣感而常處此座只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

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  
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  
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  
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遮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  
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  
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只悟得箇乾蘿蔔  
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  
你看我揚歧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醉雲  
入乱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  
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  
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  
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  
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  
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不  
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底莫錯恠  
好珍重

大瀉真如和尚示衆云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  
法輪墮坑落澗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  
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趣方外者麼良久云出頭天

外看誰是箇中人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  
甚麼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曰寒毛卓豎云見後如何曰額頭汗出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  
不行於此了然明的盲湏會全身入火坑以拂子畫  
一畫云臭煙蓬焯紅焰熾然眼未明者揔在裏許從  
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  
等諸人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  
溺若入不得非唯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既不能  
自利利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眾大眾舉  
頭乃云牛頭出馬頭回



揚侍郎李駙馬與唐明嵩和尚問荅問弥陀演化於  
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岳鎮  
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  
有之中憑何立命嵩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揚云尼  
剃頭不復生子嵩云陝府鍊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  
摩訶李云側眺上山巔嵩云騎牛不著靴廣慧璉云  
進象倒戈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

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負  
惠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  
誦法華遮六箇漢為復野干鳴為復師子吼速道速

道嵩云水急魚行波峰高鳥不棲揚云泗州大聖嵩  
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嵩云半夜歌  
樂動誰人得知音廣慧璉云謠謠滿路人皆望汾陽  
昭云看壁畫人笑

妙喜曰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  
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嵩  
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揚云清涼山裏萬菩薩  
嵩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嵩云  
口是禡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天  
手捺地噓



妙喜曰胡絲騎鼈背

問初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錢牛  
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  
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嵩云朝看東南暮看西  
北揚云狸奴白牯卻知有嵩云淹殺豕頭嵩李云月  
裏煮油鑄嵩云石人腰帶廣慧璉云陳蒲鞋周金剛  
汾陽昭云直裰又逢胡釘鉸

妙喜曰小出大遇

問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覷着兩頭  
俱瞎擬議之時千山万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  
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嵩云百雜碎揚云平

生不妄語嵩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遭罾嵩云東  
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泥犁汾陽  
昭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

妙喜曰自作自受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空谷傳響時時聞於未聞色裏  
膠清日日見而無見見既無見聞所未聞喚作無盡  
藏三昧門无盡藏神通門无盡藏智慧門无盡藏解  
脫門若能如是知見如是信解如是修證如是悟入  
我說是人達佛心宗入佛知見既是入佛知見爲是  
能見見爲是所見見若是所見見且以何爲能若是  
能見見且以何爲所若作能所二見俱非佛乘作麼



生是佛乘是以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為宗祖  
師非妙得妙者必以祖師為旨宗旨既分清濁自明  
既明清濁體用雙全既全体用得大自在况得自在  
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擬欲進前  
喪身失命擬欲退後辜負當人且道不進不退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丹桂鳳凰  
棲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  
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千年  
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  
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

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妙喜曰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  
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  
是而住互相熱謾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  
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  
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  
底麼隨後出云寐語作麼

袁州廣德周和尚示眾云適來鐘鼓未鳴時諸上座  
便合知時何用上來握節當曾實為沉屈諸上座既  
然如是撒沙向諸人眼裏去也三世諸佛在諸上座  
鼻孔上轉大法輪看人良久云冬行春令



僧問汾州太子一和尚如何是汾陽境曰賀魯山頭  
雲霧巖西河水急灌滄溟如何是境中人曰郡尊行  
正令切忌犯威風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端坐念實  
相如何是轉身處曰街頭巷尾如何是着力處曰千  
斤擔子兩頭搖僧云三句已蒙師指示未審向上還  
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便打問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僧云  
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抚掌笑呵呵曰同道方知  
僧問唐州大乘果和尚如何是從上來傳底事曰金  
盤托出衆人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僧  
云不會曰雨下泥生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  
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  
蝦蟇又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惣在遮裏放光動地何爲  
如此兩段不同

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換却  
眼睛雖然如是也未免秤鎚蘸醋

芭蕉和尚示衆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  
後野火來逼兩畔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落澗  
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  
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兑不



得墮身死漢

臨濟和尚問院主甚麼處去來云州中糶黃米去來  
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遮箇麼主便喝濟便打  
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  
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又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  
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二  
十年後有人說破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云弥勒下生經曰弥勒甚  
麼時下生云見在大宮未來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弥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  
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云膺闍梨

吾在雲岩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  
得通身汗流明安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  
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妙喜曰禪床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遮三箇老  
漢要見南泉則直待弥勒下生始得忽有箇衲  
僧出來道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却教甚麼  
人下生又作麼生祇對但向佗道老僧罪過

雪竇和尚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  
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教是甚  
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負無  
事道人又古人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



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負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負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妙喜曰。三人中。那箇堪為走使。我要喚來洗脚。雪竇恁麼。妙喜不恁麼。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好與一狀領過也。恠他不得。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南印度香至王所。施無價宝珠。問菩提達磨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磨曰。此是世宝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

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而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若明。其宝不自寶。若辨其珠。不自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宝。不自寶者。要假智宝。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宝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後以正法眼藏付囑。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揚岐甄寂禪師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体竭形  
消而不滅金流扑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  
靈絕兆萬像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沙不用  
而功益玄化如何背竟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  
執  
石頭和尚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自見先僧以來日用  
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曰知  
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  
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  
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  
法華藥和尚示衆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顛倒舉露柱

與灯笼何曾成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僧問  
未審道箇甚麼曰子已輕裝外瓶盃共毳袍僧云正  
當與麼時如何曰夜禪孤月冷晨起片雲高僧擬議  
曰會麼僧云不會舉遂作頌示之云三十五十何須  
更舉方圓變通去除佛祖他未彰名余不能取  
驚嶺遠和尚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曰明遠慶云那  
邊事作麼生日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  
麼遠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遠乃省後  
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遠以手卓火其  
僧有省

長爪梵志索世尊論義謂世尊曰我與世尊論義我



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嘆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義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謝世尊佛言我佛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和尚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匾擔驀折兩頭

脫一毛頭上現乾坤

洞山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

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岳山塢有廟甚靈屋下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墮師曰破也墮也須臾有一青衣峨冠設拜師前師曰汝是何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



業報今蒙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  
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僧等  
問曰某等久侍左右未蒙方便指示竈神得何徑旨  
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尾合成聖從何來  
靈從何起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等佇思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  
師曰破也墮也破也墮也侍僧等一時省悟後有義  
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可謂如朗月當空無不見者難究伊語脉  
臨濟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咩々濟云咩却  
口那山曰老兄作麼生濟云遮畜生山乃休

夾山和尚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遊歷禪肆後  
聞師聚衆道声振遠回歸省覲問曰和尚有如是奇  
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山曰汝蒸飯吾着火汝行益  
吾展鉢甚麼處是辜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  
常禪師參六祖祖問從甚麼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  
近往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决  
狐疑伏望和尚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似於吾與汝證明常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爲法切  
故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問如何是某本心本性曰汝  
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  
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



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  
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  
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  
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礙滯祖曰彼師所說  
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  
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海守空知還如太  
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  
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心意豁然乃  
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  
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狂迂流不入祖師室茫  
然趣兩頭

琅琊覺和尚示眾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滑  
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琊有定  
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又示眾  
云句中薦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解事於尊  
堂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是方解百尺  
竿頭進步句中無意意中無句既能如是且作麼生  
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爲汝吐氣去也卓拄杖  
下座

雲門曰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跨  
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跟下又曰遮箇是祭鬼  
神茶鉢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



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  
聲妙喜曰充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  
長沙岑和尚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  
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  
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  
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  
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未發時汝等諸  
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  
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曰長長  
出不得又曰此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

云未審出箇甚麼不得曰晝見日夜見月僧云學人  
不會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妙喜曰熟處難忘

靈樹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  
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没人修

妙喜曰愁人莫向愁人說

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參禪不得百丈迂  
化後到瀉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  
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  
母未生時試爲我道一句看香嚴被瀉山一問直得  
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可將



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上堂頭  
乞瀉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  
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  
火焚卻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  
役心神乃泣辭瀉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  
止卓庵一日芟除草木因瓦礫擊竹作声忽然省悟  
還歸沐浴焚香造禮瀉山讚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  
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云一擊  
忘所知更不自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  
無蹤跡声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  
聞得曰此子衛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

述得成待惠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嚴曰和尚讚  
歎師兄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乃舉前頌仰云此是  
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嚴又成頌  
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  
之地今年貧雖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  
未夢見在嚴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  
不會別喚沙弥仰山乃報瀉山云且喜香嚴師兄會  
祖師禪也

妙喜曰瀉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遮一棚肉傀儡  
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  
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俱胝和尚住庵時有一尼戴笠子直來繞禪牀一匝云道得即放下笠子俱胝無對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又無對尼去後自嘆云我雖是丈夫漢而無丈夫志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將有肉身大士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俱胝乃送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俱胝當下大悟後凡有問只豎一指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豎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遮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他皆如和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刀子放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

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一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指俱胝遂喚童子且來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竟將起手不見指頭忽然大悟俱胝每云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琅邪竟和尚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峯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三角和尚示衆云若論此事眼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眼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三角便打長慶代云悄然妙喜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霽霽凡



夫見水是水諸天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甚麼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琉璃又同諸天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溺身你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着衣喫飯未嘗齧着一粒米未嘗掛着一縷絲雖然如此又須實到這裏始得若未到這田地且莫掠虛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曰闍羅不是鬼做問如何是佛曰蹋破草鞋赤脚走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云出水後

如何曰荷葉

首山念和尚示衆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念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在你脚底你若擬議則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問挂錫幽岩時如何曰錯僧云錯山便打白雲祥和尚示衆云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僧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怎麼會堪與人天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曾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併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怎麼驢年



去保福問長慶只如曾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恁麼道慶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

妙喜曰曾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洛浦遊歷罷直往夾山按山頂上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夾山却令人伺其出菴便與燒其居果三日後出菴來人謂曰菴中火起浦亦不顧直到夾山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閻梨此間無老僧浦

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々忽々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閻梨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吳化云但知作佛愁甚麼衆生

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歪頭頭知捏脚々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无有差



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佗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竟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佗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墻壁無

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死是汝自違經吾不遠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



不聞我若得聞汝即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  
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日無情說法有何典據  
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  
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  
情尚尔况有情邪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  
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  
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  
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酬損害無情不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之所而懷結恨即有  
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爲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  
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

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尔受位  
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  
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  
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  
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衆生全体是佛  
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罣礙之物  
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  
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  
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  
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  
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



惣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共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傾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外道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即輪回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于不生

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見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遠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



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  
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尔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  
而非他師曰或各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  
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各異体同真心妄心佛智世  
智各同体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  
有取世智務為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  
事須甄別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  
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  
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  
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  
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

若然者即離過矣

洞山到滄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  
究其微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  
尚道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曰還有與師同  
時慕道者否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  
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既到雲岩問無情說法甚  
麼人得聞崑云無情得聞曰和尚還聞否巖云我若  
聞子則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  
拂子云還聞麼曰不聞巖云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  
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云岩不見弥陀  
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無情草木互奏笙歌



洞山於此有省乃述頌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  
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辭雲  
巖問和尚百年後或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  
岩良久云但道只遮是洞山沉吟岩云你闍梨承當  
這箇事大須審細洞山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觀影方  
始頓悟乃述頌曰切忌從他覓迢々與我疎我今獨  
自往處處得逢渠々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  
麼會方得契如如

臨濟示衆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  
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妙喜曰賊身已露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夫行脚禪流直須着村參學須  
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始有相親分始得不  
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  
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  
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乾坤界光明照  
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覓  
落深坑又示衆云宗師血脉或九或聖龍樹馬鳴天  
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佗  
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  
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  
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



道者若道不得即辜負平生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  
驗曰鬧市裏打靜椎云意旨如何曰日午點金灯  
真淨和尚示衆云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  
立千仞你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  
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  
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  
切處你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  
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  
山且識得自己也得

保福豁和尚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曰不能盡底去  
云爲甚麼不能盡底去曰賊是家親云既是家親爲

甚麼翻成家賊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云忽然捉敗  
功歸何所曰賞亦未曾聞云恁麼則勞而無功曰功  
則不無成而不處云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曰不見  
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妙喜曰絲來線去弄精魂

鹿門譚和尚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南贍部洲比  
鬱單越云恁麼則事同一家曰隔須弥在

德山和尚示衆云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之  
亦非得也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  
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塗  
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声殊相



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无益

大珠和尚示衆曰諸人幸自好箇无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无交涉也只是逐声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无一微塵許不是自家寶藏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現前无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

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声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无事去莫久立珍重大衆久而不散珠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宝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爲僧即是一体三宝經云心佛與衆生是无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嗔時无喜喜时无嗔唯是一心實无二体本智法尔无漏



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  
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  
空无滯應用無窮无始无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  
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  
相法身性相体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  
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  
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名智  
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維摩座  
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  
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

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  
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珠曰迷徇六根者  
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  
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着佛  
求毀於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着僧求  
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  
禪悅之食又聞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  
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  
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决  
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  
明爲怨生煩惱包裹爲衆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欬起



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  
爲衆生若了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  
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卽知實无衆生得滅度  
者

雲門拈起拄杖舉教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拈謂之  
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  
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搵不得動著

妙喜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靈泉仁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意曰仰面獨揚眉回  
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騎牛帶席帽過水

著靴衫

正法眼藏卷中上終

